

烤羊肉串的靈魂吃法

應該沒有哪個內地一二三四線的城市街頭或是夜市沒有戴小花帽的維吾爾族師傅在飄着白煙的烤爐子旁邊用地道的捲舌音吆喝着：「羊肉串兒，羊肉串兒，新疆的羊肉串兒！」羊肉經過燒烤後散發的香味異常強烈，可以隨風飄到很遠，能勾回來原本已經路過的行人。他們站在烤爐前，焦急地等待着，一邊嚥着口水。

到了烤羊肉串的故鄉新疆，就聽不到這樣的吆喝了。在新疆，不管是烤羊肉串還是各類烤羊雜都統稱「烤肉」。和朋友約一頓烤肉，就意味着一頓豐富的燒烤大餐。新疆的烤肉主要有兩種派別，一種是用孜然辣椒麵調味，一種只放鹽。切成可大可小的方塊肉經過「皮牙

子」（洋葱）醃製，若是新鮮的羊肉可以直接炭烤，優質的新疆羊肉兩種調味都很好吃。

新疆美食是很講究搭配的，就像丸子湯離不開油塔子、大盤雞離不開皮帶麵、米腸子離不開麵肺子……涼麵與烤肉的組合就像是人人都認識很多年的「老夫老妻」，如果不成對出現就會覺得不太對勁。先來一口酸辣爽口的涼麵，再趁熱撿一串烤肉，就這樣一口麵一口肉的循環往復，不這麼吃怎麼也想不到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食物和調味混合之後是如此和諧。

除了涼麵，烤肉還有一個靈魂伴侶，那就是饅頭。當烤肉離開烤爐的那一刻，用薄鏟當盤墊在肉下面，再包裹住肉捏一下，饅頭就吸收了肉塊烤出的油和其表面多餘的孜然粉與辣椒麵，此時的饅頭「飛上枝頭變鳳凰」了，秒變全桌人爭搶的美食。

（新疆美食系列之五）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新疆烤肉。

懸崖

張藝謀執導，張譯、于和偉、秦海璐、朱亞文等主演，在內地五一黃金檔攬獲八億人民幣票房的電影《懸崖之上》終於在香港上映了。

興沖沖去戲院，看完之後，覺得畫面、節奏、演技每一個單元都可圈可點，但連在一起的整體卻讓我悵然若失。《懸崖之上》的故事講述了一九三〇年代，四位在蘇聯接受特訓的特工小隊被召回國，執行特別行動的故事。但由於叛徒的出賣，這個小組從一開始就身陷險境，處於「懸崖之上」。影片詭異的地方在於用了九成五，甚至九成九的篇幅講述這個小組的四位成員是如何擺脫敵方抓捕的，但最終真正執行任務只是蜻蜓點水，連過程都沒有，就直接完成了。如果任務部分真的如此簡單，又何必大費周章，從蘇聯調派四個人過來呢？整體感覺就好像《西遊記》用了九十九回講述唐僧是如何招齊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僧，然後最後一回告訴大家「真經已經取到了」。劇本整

體上如此巨大的架構問題，張大導為何就視而不見？

但儘管整體劇情上問題，但就某些場口而言，張大導深厚的調度功力加上一眾演員的精湛表演，還是足以被稱為「經典」的。比如在火車上的那場戲，具體情節就不在這裏劇透了，大致可以告訴大家的是，由於情節需要，幾位演員在相對狹窄的火車車廂裏不能說話、也不能有太大的動作，所以整場戲是沒有台詞、沒有大動作的，緊張的情節推動完全由演員的表情、特別是眼神來推進，無聲中似乎有聲嘶力竭的吶喊，靜止中似乎有一往無前的氣概。

看多了大銀幕上「靠臉吃飯」的小鮮肉，如今看了這場「老戲骨」的表演，不禁想，即使就為了這一場戲，進戲院看戲就值得了。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四、五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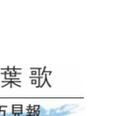
在美接種疫苗（下）

四月七日在大學體育館首次接種輝瑞疫苗。打針前問有經驗的同事、朋友，收穫了一堆建議：多休息，多喝水，兩針不要打同一個胳膊，打完了喝運動飲料等。

那日十點半到達，一進門被眼前「長龍」嚇了一跳。因為小鎮常住人口不到一萬，罕有需要排隊的情況。隊伍中有學生，但本地居民更多。男女老少都戴口罩，可是相距不到兩米，還有推童車的年輕父母。一會兒來了個身穿紅黑鑲拼的「超人」披風的護士，指導大家分批下樓，到地下一層籃球館外排隊。再等十五分鐘，進入籃球館，從工作人員手中拿到列印好的網上報名表，又到觀眾席等待。籃球館一側搭了五六個小隔間，每間放一張小桌，兩張椅子，有戴口罩的護士接待打針者。

又等十分鐘，護士帶我到其中一間坐下。得知我對青黴素過敏後，她說我打完要留觀半小時，一般人只要一刻鐘。接種幾秒就完成了，不疼不癢。護士說，過後不舒服可服泰諾或布洛芬，一般就是感覺疲勞、胳膊疼。打完針再排隊，在義工指導下到另一側等候區坐下。半小時後拿到卡片一張，記有個人姓名、出生日期、疫苗名稱和序列號、接種日期。

雖然等候時間長，服務很人性化。護士為消除緊張情緒「喬裝打扮」，大學免費供應瓶裝水和現烤的餅乾。打完第一針胳膊酸痛，第二天就緩解了。更妙的是，四月二十九日打第二針比第一次還順暢。不用排長隊，能通過校園網即時上傳接種紀錄，而且也沒任何不良反應。兩針輝瑞疫苗打完，再過兩周就算走完接種防疫的全部程序。一樁心事放下，感覺好極了。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樂壇教父」榮休

上周末欄告別廣播界泰斗李我先生，就在他辭世後兩天，另一位殿堂級廣播人物郭利民（Uncle Ray）宣布，五月十五日凌晨完成最後一集直播節目便封咪，結束長達七十二年的廣播生涯（附圖）。

李、郭二人同於一九四九年加入剛剛開台的麗的呼聲。前者一九五九年加入新成立的商業電台，後者則一年後加入香港電台，一直工作至上周五。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早於二〇〇〇年命名他為當今最長壽的電台節目唱片騎師，之後他繼續每周五個晚上主持三小時直播，每天刷新一個世界紀錄。

一九二四年在灣仔家中出生的郭利民，父母俱為葡萄牙籍，六個

孩子他是老五，與母親的關係最好。九十六歲的他除了身體健康以外，他那磁性的聲線，七十年不變。他曾含着眼淚告訴我：「那是因為媽媽在天庇佑，她臨終時對我說：我會一直照顧你的。」

郭利民的音樂啟蒙，來自姐夫和哥哥的色士風，他們曾在三十年代摩登上海夜總會演奏，啟發了小弟成為爵士鼓手，竟然不顧在滙豐銀行擔任要職父親的反對，離開銀行到尖沙咀山林道一餐廳的小樂隊打鼓。無怪乎到了二十一世紀，他的選曲還播放着久違了的爵士大樂隊。那可以說是全世界獨有的，因此他的聽眾無遠弗屆，上周五最後一輯，就有瑞士、澳洲聽眾的點



播。

但郭利民最自豪的，不是外國聽眾，而是本地的，尤其是草根階層，例如出租車司機，每晚十點聽着他的選曲，由爵士樂到六七十年代流行、搖滾、民歌金曲，在大氣電波裏一起集體回憶，直到子夜入

睡。

封咪前的最後一周，每個晚上成為愛樂者的倒數時段，也有曾受他提拔的巨星，親臨致謝，例如周二晚的許冠傑和夫人、周五從多倫多來電的杜麗莎等。多年老友重逢，郭利民談笑風生，絲毫老態都沒有，直播談話期間還加了一句：「看來我真的不應該退休！」

可見這位廣播元老不是因為健康理由而「提早」退休。疫情以外，封咪理由之一是他的自傳已告完成，近日以中英文出版，樂緣可在書中再續。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密室初體驗

強忍心頭寒意，費盡周折，順利逃出。

有調查顯示，密室逃脫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二〇一九年中國密室逃脫門店超過了一萬家。知乎上有上海網友號稱已打卡「魔都」所有密室。足見此遊戲普及之廣。

密室逃脫原本是線上遊戲，後來演變為線下真人遊戲。我想，這是虛擬反哺現實的典型例子。說到底，虛擬世界給人的是一種新的人生體驗。在這個亦真亦幻的新世界裏，我們重新發現了自己的感官，以及感官所能帶給我們的百般心緒。當人類向虛擬世界不斷掘進，其實也是在深挖那座自身情感的礦山。

去年，中國青年報社做過一次調查，發現有百分之七十三點一的受訪者和網友

見過面，而不少網戀有「奔現」的衝動。可見，虛擬世界再美好，我們也不甘心於斯，總希望在現實中確認這種美好，好像不如此，就缺了點什麼。因此，虛擬世界裏醞釀、積累的感受，總會被希望移植到現實生活中來。就像遇到好事時，我們習慣性地咬一下手指看是否在做夢。這大概是人類作為社會動物的天性所然吧。

這麼來看，虛擬情感的「奔現」，或將成為今後文娛產業的一大「風口」呢。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氣味相投

用香水是我的習慣。由於鍾情某一品牌的香水，常見的朋友都熟悉我頭髮和衣物帶着的氣味，只要貪新嘗試別家產品，就會有人察覺，自己反而沒那麼敏感。

人類的嗅覺很有趣，我們可以分辨大約一千種氣味，只要細心留意，不同季節、場所、環境和人物都有獨特的味道。我喜歡留意四季交替的氣味變化：木棉盛開的時候，空氣中隱若帶有初夏陽光的氣味；秋高氣爽的一刻，已可從迎面襲來的北風率先感受肅殺的寒冬。那是一種日子過得久了，從氣味開啟對自然環境變化的期待，藉嗅覺給腦神經的一點點刺激。

我相信人與人之間所謂的投緣，某程度也源於氣味的互相吸引。每個人的成長

環境、生活習慣、興趣好惡也在歲月中不知不覺形成獨特的味道，也構成各自對氣味的記憶，因此許多人覺得每個家庭、每條街道、每個社區都有不同的氣味。有人喜歡窩在家、有人喜歡逛書店、有人喜歡登山遠足，也可能由於客觀環境的味道讓他們感覺舒適、自在和放鬆。同樣地，陌生人由不抗拒接近，到感覺親切，進而互相了解，再喜歡聚在一起，建立友誼，其實最初也可能因彼此不經意散發出來的氣味讓對方覺得安全親切，然後不自覺卸下心理上的防禦，才能拉近彼此的距離。人們常說的「氣味相投」，「氣味」雖實指意趣情調，但其實從動物本能而言，直接理解為因氣味相近而投契，也有生物學上

的道理。

嗅覺是主觀的，喜歡就喜歡，無法勉強，也裝不長久。不要因為討好別人而故意使用某種香水，因為有人享受芬芳四溢之際，也會有人同時覺得惡俗噁鼻。我們無法預期和控制別人的感官反應，所以自我感覺良好才最重要。不妨多觀察留意與自己「氣味相投」的人，因為遇上真的不是必然；正如選購香水一樣，不是願意花金錢與時間，就能找到心頭好，許多人終其一生，也從沒遇過真正貼心的氣味。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一、四見報

懷師共聚話當年

以往香港的曲藝界十分熱鬧，雖然潮起潮落，但也人才輩出。其中一位粵樂大師王粵生，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享負盛名，曾經同時為「非凡響」和「錦添花」兩大粵劇團領導音樂，一時無兩。王氏於一九八九年與世長辭，至今已三十多年，唯其藝術成就仍為後人惦記。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音樂研究中心與西九戲曲中心原於去年起舉辦講座系列，藉此追憶王氏的生平和研討其造詣，惟因新冠疫情影響，該系列舉辦過幾個講座之後便要暫停，直到最近疫情穩定才繼續舉行餘下部分。我有幸出席了當中的講座，名為「懷師共聚話當年」，講者都是王氏當年的學

生，親身講述大師的教學經歷，內容珍貴，聽眾得益。

講者分別來自王氏於中文大學音樂系、佛教法住學院和早年八和粵劇學院授課的學生。單從講者的來源，便知王氏桃李滿門，誨人不倦。講者從四個層面緬懷老師，包括：對學生的關愛；教學模式；如何啟發學生和影響；以至老師的軼事、趣事和憾事。據悉該系列在疫情初期已舉辦的講座，內容較為學術性，是次講座則從生活體驗方面着眼，以輕鬆、親切的角讓觀眾進一步認識王氏生平。

綜觀講者於一個半小時的分享內容，可知王氏對粵樂發展確有重要貢獻。王氏

教授粵曲着重粵音吐字，必須讓聽眾能夠清楚聽到唱詞內容；他亦着重文化承傳，不吝傳統師徒情分，實行因材施教，有教無類。

講座過程當中，個別講者展示了一些珍貴史料，例如即場播放王氏於一九八六年在沙田大會堂開幕節目以揚琴演奏《早天雷》，以及主持人展出當年為王氏訪談記錄的筆記紙張，以此印證王氏曾為粵語電影即場作曲的相同情境。凡此種種，都能令觀眾對粵樂大師的曲藝有更親密接觸感覺。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團建日

星期六，三十四攝氏度高溫，擋不住公司的年輕人每月一次的團建日。

團建日是我的點子：青年員工越來越多，既有香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也有內地來港讀書留下的新港人，還有即便在港工作滿了七年也無法拿到永居身份的「永漂族」。如何讓文化背景不同、教育背景迥異、人生理念和目標也不盡相同的青年人，更好地互相了解，更好地融合成一支有進取心和積極

向上精神神的隊伍，光靠「動員」和喊口號肯定是行不通的。現在的九五後們，思維方式更多元，以往「師傅」「老闆」的語重心長、耳提面命甚或大發雷霆，效果都不見佳。我策劃了團建日活動，每次選擇一條「有故事可講」的線路，通過行山，體驗香港自然環境的優美、人文環境的特色，也讓大家來了解這個城市的歷史，特別是從文化遺跡中見證香港和內地的聯繫。

我們來到偷景灣，了解社區特色，內地背景的青年員工聽香港本地員工講解「居屋」和私人屋苑的區別，津津有味；當我們沿着山路向梅窩進發，在山頂遠眺港珠澳大橋時，內地背景的青年員工自豪地講解超級工程的偉力，香港本地青年同樣聽得着迷。炎炎烈日，大家出透了汗，也收穫了滿滿的知識和故事。在山腰的涼亭休息片刻，兩個已經有了孩子的員工，無意中說起打算為孩子報讀的中學，香港本地員工熱心地為她們出主意，我這個「局外人」，竟在這個過程中，聽懂了香港小升初的各種規矩、規

則和規定。我想，這些都是融合的一部分。

下山後午餐，阿黃說明天要見女朋友，阿基打趣他去見「嫦娥」，阿峰在一旁問，為何不是「織女」？只可惜阿峰普通話不佳，發不出zh的音來，聽上去頗似「吉女」。眾人捧腹。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